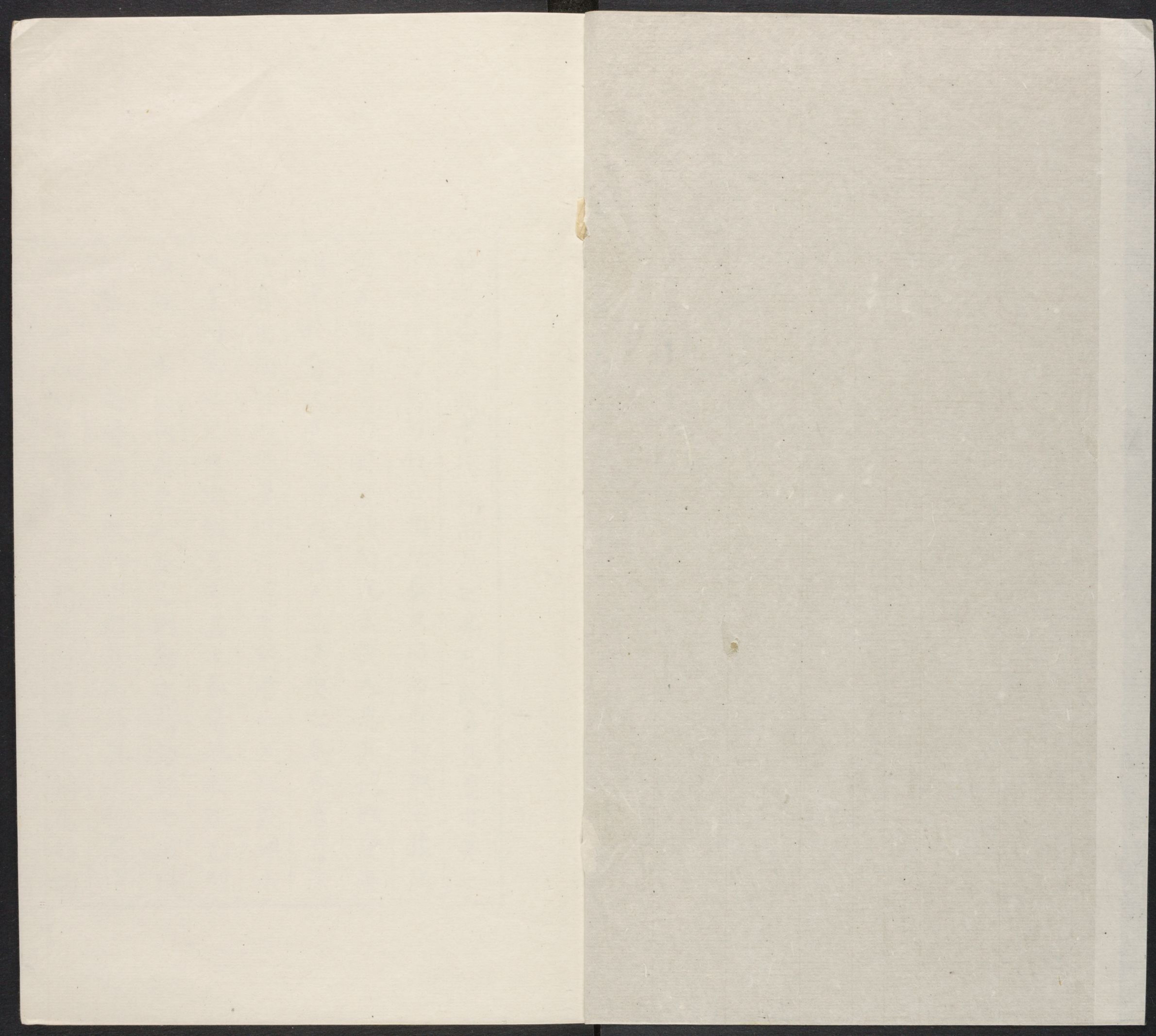


T3210/4686.7

5



政之善為政者民誦而思之弗忘故名伯有甘棠之
誦如曰勿剪勿伐古相所食又曰勿剪勿斂古伯所
憩又曰勿剪勿拜名伯所託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樹至於愈久而愈深也去古五遠後之為今者有去
思有生祠有廟使具政之詳有善若仁久之號雖小
大不同載之史冊班班可考其上為善感之才已則
誦誦之不已則思思之不已則勅之鼎鑿銘之琬琰
行矣思於弗分無非數物以彰其美而善其德是澤
之大人心有辨其善神祠為流傳天地相為終始

故之善為政者民誦而思之弗忘故名伯有甘棠之
詠如曰勿翦勿伐名伯所發又曰勿翦勿敗名伯所
憇又曰勿剪勿拜名伯所說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樹至於愈久而愈深也去古益遠後之為令者有去
思有生祠有頌德異政之碑有慈君仁父之號雖小
大不同載之史丹班班可考其上焉者感之不已則
誦誦之不已則思思之不已則勒之鼎鐘銘之琬琰
衍其思於弗替無非假物以彰其美而其道德惠澤
之浹治人心者將與鬼神相為流通天地相為終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初不係於物之存亡也此豈易致者耶江右安福劉
公以春秋家學登己未進士拜宰嘉善當西浙要衝
號稱難治公下車勞心以來視民猶子嘗曰為政在
養民養民先田賦田賦均則民得養民得養則禮義
興而風俗洽三代之治不出此也故田野務闢循行
阡陌勸勞樹藝若古決渠生稻者之為無所不至賦
役務均凡賦丹不更吏胥之手每區置籤掣對而稱
停之不少狗獄無繫囚期在從化小者立決大者律
治以故人不能欺亦不忍欺邑有富室兄弟爭訟久

不能決公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閭閻盜息外戶
不閉滌煩苛除疾蠹皆能言人之所不能他若鄉飲
之儀學校之教見父老慰以農之言子弟勉以孝弟
之行規條綱目皆可為式暇日與學官諸生執經對
講多所造就越三年政通人和六事書最部使者旌
之

天子有風憲之詔惟時邑之士民悵然如失依庇將
請於朝思攀留而不可得乃曰公覆吾民如冠斯履
願留公冠公曰不可又泣請曰公庇吾民如衣斯庇

嘉善縣志 卷四 三十一
願留公衣公曰不可民乃環泣掣公履曰是公履道
坦坦而置我周行者必願留焉以永夫有脚陽春之
化公不得已從之亦人之情也於是眾皆喜溢顏色
謂見履如見公禮不可瀆爰構亭于邑西門奉之貯
以文匱尊閣惟謹仍欲樹豐碑以昭偉績乃請于丞
麻城鄒君馭鄒君白諸令清苑王君德明主之命庠
生李山徵予記予與鄒之兄都黃門良甫同年也重
以知公之素其可以謗薄辭公內剛外和學優才瞻
而恭敬明察得賢者為政之道平居無疾言遽色人

稱長者用是感德興行咸思之而不忘臻是茂績非
幸也予嘗慨夫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
幸有不幸令賢則民幸而思隨之雖傳之百世亦可
也公今為御史有聲譽譽諤諤輸忠樹烈炳炳赫赫
方為天下之幸後之躅其地誦其事者將不奮然興
起曰此百世之甘棠所有吾黨可不慎其所傳也則
一亭雖小而風示乎天下者大矣予故竊春秋褒善
之義以為風物之勸公名子厲字克溫云系之歌曰
有美君子宰浙厥成文成德彌且彪淬礪六事政渥

嘉善縣志 卷四
優百姓欣戴形歌謳恩洽父母誰則讐飢則食兮寒則裘無不足矣奚所求 天子徵黃第一流民泣遮臥擁道周請遺冠服不可留王喬一履如琅球以亭以匱何時休載勒琬琰煥斗牛我願觀風達宸旒溥澤天下紓我憂

嘉善水利成功碑

錢福 華亭人翰林修撰

洪惟吾 聖天子銳志理道深懷邦本凡為民足食之才無所不用其極而水旱之出於天者尤不敢委諸適然於三吳財賦之地特簡命部曹一員以專水

利視河道而王政所謂杜梁畎澮濬防之緘悉咸有託矣嗚呼仁哉嘉興為浙西大府而其屬縣嘉善最為膏腴之壤平曠如席無高山大澤惟支涇曲港而已賦稅戶口亦甚煩重然巡視者或以其僻而罕至居守者或以上不之察惟矻矻於簿書期會以為是亦足以塞責至於圍岸之隳廢河港之湮塞橋梁之頽圯舉莫之顧迺弘治十二年新喻傅公曰會有聲水部以正郎膺特簡奉勅而來興利除害日夕恐負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巡及視地圖所廢興而承

嘉善縣志 卷四
之者弗力公竊慨焉又一年安福劉君克溫以名進士來令公喜曰吾有所託矣遂謀之劉君曰聖王之治禮樂興於富庶之餘疏鑿居夫播種之始吾竊有志焉敢不是力爰謀諸丞高郵朱君暉朱君曰吾職專是上有倡者吾敢怠乃徧歷原隰相視便宜父老踊躍獻厥永圖計力度財咸有成策於是因舊而修為圍岸以丈計者三十六萬二千有奇為驛路官塘以丈計者六千五百有奇創始而築者果字圍岸滕以丈計者三千六百有奇凡獲田若干畝此其所為

防之功也創間便民河者十以丈計者凡二千七百有奇淺澁艱阻疏而通之為市河者三以丈計者一千四百有奇掘淤鑿塞為支涇曲港者八以丈計者八百九十有奇瀦洩灌溉以利田者若干畝其便往來者不可以數計此其所為濬之功也或修或創為橋梁者十曰廟橋富沈橋壯石橋幸豐橋晉賢橋大勝橋永興橋丁師姑橋新橋設安橋則其所為利涉濟川之功也經始於弘治庚申正月望日訖工於辛酉十月朔日其用財凡若干用力凡若干民可供者

則責之民氓傍近之家其不給者則益以水利之賦
罰以及公楮公私不勞而鉅細畢興豈非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耶其處置有方亦不可
誣也劉君謂傳之功不可泯而後之繼今者不可不
知所自以無忘補葺走書徵予書其顛末傳公名潮
曰會其字與其兄大宗伯上下頡頏劉君名子厲克
溫其字與其兄黃門君中外輝映其博洽高爽慈祥
惠和朝野廟堂之望所同歸也故其議合予既書其
事因系之詩詩曰明明聖君憲憲使臣嘉惠於我下

人維令維丞是祗是承秩秩繩繩不勸以懲小民何
知維利是資以利使之欣欣其子來子來如屯荷鋪
如雲早有溉兮潦洩以門亦既繚垣旱潦自天卒歲
力田孰占其有年陋哉乘輿日亦不足而歲餘以舟
為車不涉而趨平平坦途王道之符詔我孫子維我
二三大夫成萬世之永圖我歌我詩以勒穹碑聲並
日高澤尚施聲立日高澤雨施汾湖若溢胥山卑

戴氏義塾記

元黃潛

金華人
謚文獻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

嘉善縣志 卷四 三十四
鄉之望者曰陽谷處士戴字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于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羸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名近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路其後齋廬翼其傍邃廡穹門下至庖湏庫疫直舍之屬為屋摠四十有五間陶甓黝堊頌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物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

為芟荷菰蒲之區七十畝工起至正六年八月訖七年十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師招來學用仲丁行釋菜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以昭示於後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佻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

嘉善縣志 卷四 三十五
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
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知惠之之
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門側之
堂為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為左右師而閭中之子
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舍之多為閭
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員
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
有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
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畀

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為步至二
百四十是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
無其為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
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
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
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
欲以萬鍾為子弟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
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有力焉使之因

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
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
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他日由是而以後
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
加於人為惠益豐為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
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
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
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為監當官以直道
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

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道斯仰企前修儀刑未遠
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其間戴氏父
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
志之以俟焉

汾湖義塾記

曹鶴齡秦和人
學士

家塾堂序術序國學自三代以來有之矣然序序學
之設蓋出於官為力無難塾之建則出於私非有厚
貲雄產之家未得為也夫厚貲雄產之家在昔公卿
大夫有采地有世祿故可以言若後世則鮮矣惟其

嘉善縣志 卷四 三十一
鮮也故雖建孰以教其子弟尚慮力而弗勝况欲及
鄉人子弟乎此予於嘉善陸氏汾湖義塾之建所以
為有取也汾湖在縣之西北三十六里並湖有田衍
逸肥沃無慮數千畝皆陸氏物陸氏家故饒至孟琛
益尚儒雅喜導人讀書攻問學嘗曰使一鄉之人皆
知學則風俗自變禮義自生何患不比屋可封如中
古時乎又曰好學者人情皆然也顧其弱力無所於
游而怠廢耳使有游學之地不翕然相從如歸耶於
是命其子構屋十數楹為塾聘有文學德義者為師

告于其里閭後進小子願學者卒詣焉懼其無所瞻
仰也創天子廟於塾前俾朔望相率謁拜又懼其乏
資給也割常稔之田若干畝歲收其租以供常膳束
修之費塾成而叅政饒公禮行部過之周覽咨嗟謂
曰此美事也可名義塾吾當為爾求記今年公來京師
適有河南布政司之命且以屬予曰吾欲踐吾言耳
且褒善勵俗亦大夫君子不宜辭也予惟義塾之建
古道罕用而陸氏有之見人有一善汲汲欲著之不
俾磨滅此仁人心也而饒公子有之士庶之胤不涉

遠不勞費坐蒙造就之功所在未之見也而汾湖則
然皆不可不書塾經始於宣德六年九月一日落成
於八年三月十日孟琛長子公璐次子公珩皆承父
志因并書焉

遊汾湖記

揚廉夫

至正九年三月十又六日吳江顧君遜既招客遊東
林明日復命釣雪舫載聲妓酒具遊汾湖客凡七人
會稽楊維禎甫里陸宣大梁程翼金陵孫煥雲間王
佐吳郡陸恒如南殷奎妓二人珠簾氏金粟氏也朝

出自武陵溪過伍子灘二里許北望見鵲巢喬樹顛
杏桃花與水揚柳緋翠相間長竿旆出緋翠頂主人
云西顧村也又五里所見修篁喬木蔽芾亭臺於岩
洞之上遂解舟維來秀橋不問主逕詣亭所亭曰翠
岩主人陸君繼善出肅客憇樂潛文室設茗飲談樂
潛詩有向夕羣動息時聞落葉聲之句予嘉而錄之
復引客至嘉樹堂觀先翁手植百歲棠就飲堂上出
鉄笛一枝云江南後唐物也有刻字云一枝橫寒玉
七點明瑞星予為作清江引一弄聲勁亮甚笛闕陸

嘉善縣志 卷四 記
君恒揆予二弦琴顧君遜亦自起彈十四弦命珠簾
氏與孫君煥交作十六天魔舞飲徹妓蹋歌引客至
長堤上度來秀橋至南陸庵班荆坐大樹下珠簾氏
用白蓮瓣令行杯酌主客舟中鼓吹交作兩岸女婦
馳逐而觀者襁屬不絕解纜出汪港五里所至汾湖
湖東西袤十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屬嘉禾一
屬姑蘇故名汾湖云舟經龍王廟酌酒龍君借便風
果應錦帆一開即抵柳溪過吉祥寺遊鮑氏池亭亭
有古松數十章奇石數十株亭已廢環翠池及石屋

洞尚無恙時寺客徐徐抑邊出陪客談興廢事云亭
為前朝鮑節制舊壘也今子孫無噍類惟遺八十老
媪不能立乞入寺去登舟出柳溪過登瀛橋十里許
北過蘆墟為巡官寨寨官李氏邀客啜茗徐步過泗
通橋月色已在青松頂上一丈矣逐步月色歸蒼雪
所用主人顧君遜武陵溪上花如錦之句分韻賦詩
夫水國之遊聚矣得名者鷓夷子後惟陶水仙僖州
禿翁耳鷓夷子先幾去國併扶西施偕去智矣而客
則未聞禿翁赤壁之樂客有吹洞簫者清矣而聲妓

尚無聞水仙賓客與聲妓俱載客為焦革之流酒徒
耳而觴詠之樂又未聞也觴咏至而聲妓之娛又無
流連之行今汾湖之遊是已其不可不有紀述以為
後人之慕乎於是乎書伴主人刻諸蒼雪軒上主客
詩各係於後時期而弗至者茅山張君雨界溪顧君
瑛也是月十又六日記

步雲橋記

劉侃邑人知府

步雲橋在澹滄涇之濬澹滄為麟謨大津麟為吾邑
大鄉右達則郡之東郭不一舍而近左為魏塘鎮為

尤近也新作邑在焉晨趨暮返者踵相接橋不可一
日無屢架木為之屢圯屢葺易而難久欲石之而未
能其側之聚居者殆百家曠歲積月其志猶一日也
沈為麟大家相距較遠秋岩君為沈之良固朱嘗不
入其念慮焉遜不欲先事為已能衆相率請告之秋
岩曰吾志也奮不欲隳學望而後事爰購美材爰諏
吉辰爰集工徒為石為木為堦為金各以藝至布枋
如櫛以固厥址樹柵於旁舉重以機畚致遠士以實
其虛膠以石燼墁以陶甃費如千緡薄厚來施者泉

布米芻積什之三出秋岩者什七象志之同如出一
人橋成而眾不居其功歸之秋岩相與名之曰步雲
蓋謂其季子萊業經邑庠擢巍科躋峻級為茲橋榮
有日也秋岩曰田不升授遠涉以為稼者幾何人免
哉東築於春萬拒如雲不阻於水者橋之惠也既秋
丙成萬稼如雲持鎌而往行歌以還誰之惠歟抑熟
不高明是趨茲名當共有焉鏤矣敢居爰相與刻石
以樂茲役之成以著君之克奮茲志而茲言之克遜
也來徵予記予亦樂乎時寧政平百廢具興倡義而

率人者有其人起而應之以成其為義者又有其人
茲一事微而里俗之美可紀也於是乎記

嘉善水利記

邵銳 杭州人禮部員外郎

浙以西稱健吏曰倪嘉善嘉善始至問官府所急首
曰財賦問百姓疾苦又首曰水利於是退自惟念曰
水利興廢固財賦所以贏縮者乎吾不忍急財賦請
水利是急用佐百姓爰諏爰度洞見領要乃躬出按
視縣治以南地勢高亢不有所蓄吾民其病旱乎迤
北卑下水所於委不有所洩且為之防吾民其病澇

乎於是計地程工計力程費名厥父老指授方略大都以勞為尤急也首濬淤河及所支曲俾罔壅滯自思賢鄉至奉賢鄉二十八所以文計者三千八百六十有奇又築圍岸益卑削為高堅自三十三都至四十都三百八十二所以文計者一萬二千五百若圍之尤下者仍築阡岸其中俾有分守自下保東區至奉九北區亦一十五所以文計者六千四百九十高亢之地並加疏開又瀦為陂塘散為溝洫具有脉絡自永七都至胥五都總二十九所又總計為三百五

十文肇自正德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厥功告成相彼瘠鹵化為膏腴居者載寧逋者胥復而歌頌於是乎作矣嗚呼今之命吏司民牧者海內皆是也百姓疾若計亦有若嘉善者乎視所疾若乃恫瘝乃身思用力拯能有舉若嘉善之為者乎審有之則 聖天子為民置吏至意於是乎慰而凡端居溲乎食其土入者亦可無愧矣而顧不盡然奈之何哉嘉善得俛俟茲實大幸曷可無紀銳不慚不文請述顛末尚願因尔邑子諭吾俛俟俾懷永

嘉善縣志卷四終
圖且願諭夫令之司民牧者侯名璣字公在陝西咸
寧人

嘉善縣志卷四終

嘉善縣志卷五

古今文章二

序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聽而盡
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
納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哀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于賈傳吾唐不幸復擯
棄于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今偁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于時一獲晤言大加
賞識既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
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簿御史府以臨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
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
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穿午公

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
曲盡事情中于機會倉卒積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
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客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
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
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
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
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
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文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賦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于洛遣人護洛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

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闕後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叅忌嫉故緩之直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祭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于吏事斟酌剖決不
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其在德宗實錄及實叅納劉士
寧之略為李彛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
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
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
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
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為同列以
排邪守正心腹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
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蜀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

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
駕上怨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
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
人稀識其面復避諂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
五十卷行于世江峽十年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
徵還公已薨沒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
揚令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仲之為典謨俾獯豸向
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
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

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舉能舉直措往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眇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于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過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得君而不

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以今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之道不其偉歟

表賢錄序

胡潔 雲南人本縣知縣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君子之賢于一鄉一鄉之望也故山川心有封禪祭告之典而賢者生必表厥宅里歿必祭于社亦古今之通禮也禮以義起為有司而不知部內之賢否善惡其何以示勸懲厚里俗哉予自戊辰登進士第越明年拜官知嘉善善邑之後造皆師古好學其民則淳朴易治暇日嘗延士天於燕居詢其風俗信向及鄉賢可表以為民勸者始知先生為邑聞人當宋熙寧時擁姦竊柄新法穿午而

先生以山陰一令乃能不顧榮辱抗疏敢言其視貶斥若去傳舍既而掛冠遠引夷然不以富貴為事清風高節達於一鄉信如古所謂鄉先生者也余遂祠於墓所凡堂宇皆因其舊不勞民不傷財修飭粉飾之者皆出其墓田之人督守者為之也噫邑有若人安知吾民之助功者不法先生之高擢制科效忠義者不法先生之抗言高論礪廉靜者不法先生之傲誕浮榮也哉吾固表章之所謂一鄉之望者以此望於一鄉也祠成則碑有記祭有文頌有詩不可無錄

鄉進士陸君嶽請以表賢顏其卷且屬余序予宰斯土固宜序之俾斯民有所興起

武塘勝覽詩序

孫詢邑人賢良方正

輿地有大小圖志有詳略不過紀其事錄其所以備考耳蓋天下輿地之大者也郡而至邑輿地之小者也故所紀山川人物亦各因其地之大小而為是詳略焉然必詳於忠孝名節廉耻禮讓而略怪誕幽隱奇巧形勝者厚於人而薄於物也其必有大美惡者存焉此圖志之作實有關於名教也歟宣德庚戌

廷臣大理胡卿槩巡撫東南以嘉興地廣民夥拆為七邑嘉善其一也舊名武塘初未有圖志詢時家食未仕乃與江君孔殷厥子孟順竊披其名賢節士寺觀橋梁景物風俗類為七言律詩各凡四十有六首彙而成集命之曰武塘勝覽以俟觀風者之采擇焉非銜玉求售也非沽名射利也諺曰太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他日纂修圖志秉至公者或有取而少覽焉庶幾為教之一助耳詩之弗工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嘉善縣志 卷五
莘川十景序

周鼎

莘川為斜塘別號以地勢言則曰斜塘以地言則曰西塘以其界乎兩鄉之間左永安右遷善方數里皆平疇無太高太窪故字之曰平川予以其士多尚文所與從多嘉賓又號之曰莘其地南始于洪於翠翠別有南北南距此遠北為莘之右臂洪在左領二水來數里合為一汪洋渺瀚可月夜領客以遊然生民以食為天故十景先言翠之春利而後洪之夜泛也曉市之盛官設征商局於上農工相易於下日中而

罷賈舶鱗集雖曰利亦日用所不可無况國稅所重故又冠之于十景之首地非城邑而太平豐享人自遂其生也北止乎東西根兩字圍水橫截之而直貫乎中歲為稼患叅議喻良顯忠以上命治水駐節乎茲作兩堰鎖眾流之尾以瀦以洩人大稱便化汙萊為新田當十景之一形勝有在不特為兩圩水利其他六景皆客而四景蓋其主也吾先世家市中火後徙相在莘之右股雖陋而竊為里曲所歸望雖野而在市同也隱然自成一景於溪雲沙島間最後始

言及者降不欲為五容景敵况四主乎九皆實景有
此地即有之矣書屋之景則有之於新非舊物焉高
君孟瞻每謂予曰微執事品題則斯景晦而吾輩之
人負其地矣予遂次第之為十短律且為序不讓者
似欲僕僕前導豈僭也哉吾鄙之士其予和之

麟谿八景序

周鼎

麟谿猶族姓然八景其支派也吾郡有大鄉曰麟誤
地皆平田而泉流交絡於中故又氏之曰麟谿焉其
南則郡城之東郭長陂橫亘三十里曰湖塘折而北

走迤東曰石井塘分迤而西曰澹滄涇分澹滄之西
迴而南曰餘畝涇石井當麟之左澹滄涇居麟腹心湖
塘面其陽為石澹二水所宗餘畝又澹之小支也學
佛者結四廡廡於滄之上曰崇福負麟而立曰淨蓮
在滄之陰方盛曰水雲在滄之陽今廢又其偏曰雪
溪亦廢皆殘烟疎柳可畫皆地之勝絕境也客之至
於麟者必舟於滄而石井湖塘餘畝則或以之而為
遛馬暇則于福於淨以登觀其盛又暇則于雲于雪
以弔其廢故有湖塘春漲餘畝秋盈石井風帆雪谿

嘉善縣志 卷五
漁唱澹滄煙靄水雲月色淨蓮夕照崇福曉鐘之分
景為八以入詩人之詠然而風帆不特可分於石分
於澹亦可也煙靄不特可系之澹系之湖亦可也春
漲又豈特屬之湖而不可屬之石與澹哉偶觸於前
皆足以自成景猶曉鐘夕照可併言之于淨于禱雪
之漁唱可言之雲雲之月色可言之雪耳目所至景
固未嘗有專在也欲分為題不得不專言耳游觀之
士有感而賦必專指而莫之汎斯為得體集而成什
則沈君孟璵為鄉之行義家嗟夫秋盈一題雖福淨

無所與蓋亦不能無所望也而况它乎以類相從故
附之餘畝之下使通言之將無不可焉

嘉善文編序

都穆

嘉善為縣隸嘉興府其山川疆域戶口貢賦與夫土
物之產不減劇縣而文獻之可稱述者蓋亦未嘗乏
焉斗城倪君公在以給事黃門出丞于茲肆其餘力
著為縣志復取詩文之有關於志者次其時代別為
一書名曰嘉善文編刻之與志並傳予得而讀之有
以知君之為政而文事之不可少也夫文章與政相

嘉善縣志 卷五
為流通世之為吏者往往用心于簿書稽會謂足以盡其職而文事多不之好其好焉者則又以為非政之所先而忽之抑孰知夫事有似緩而實急似細而實大如是編者乎編中之作為體不一皆雄健雅醇清新俊逸粲于珠玉之陳鑑乎宮商之奏其人若攢文公蘇瑞明以及黃侍講晉卿揚提舉廉夫又皆世之所謂文章鉅公此固可為嘉善之重而不特一邑然也文之重于世也尚矣雖山水之異人物之賢下至禽虫花木其名莫不以有文而傳無文而泯是文

為主而彼固借之也嘉善在昔非無文也有之而弗知知之而弗錄與無文者等耳今是編一出而鉅公之文在焉雖欲不傳其可得乎倪君佐縣嘗通水利輕賦歛招流亡政之善者不一近既建思賢書院以來學者而又克為此世有丞若斯人哉故特樂序之

嘉善志餘引

張弘至

戶科部
給事中

曩會舊寅倪君公在於嘉善詢及邑志事忽踰月而集成以寄予訝其成之太亟也而剽繁理錯之才亦可徵矣既而復見所謂餘纂者蓋撮所不盡以附益

于志而志斯備矣有若藉以示防焉例以示守焉式以示法焉又有啟于未然而冀善於無窮者焉皆志之餘而有裨於邑者宜其不憚乎自編纂之君歛其恢達之材小著于一割固有遺力焉耳宣聖以舊政告之新令為忠茲其為邑告寧有既乎嗣是而邑者得使者師志之例矣凡可興革可鑒戒可為民利且病者一舉目而具夫安得邑置一編哉昔宋人欲得如仇者百輩布列天下予獨不有念于今乎而公在尚可久局於茲因書為志餘引 嘉善縣志卷五終

予志而志所備矣前若藉以示防焉則以示其為式
以示法焉又有欲于未然而莫善於無窮者焉皆志
之餘而有裨於色者宜其不憚于身編茶之君飲其
誠達之材小者于一對閱有遺力焉耳宜望以善政
告之新公志氣其為色告寧有既乎嗣是而色者
得史者師志之淵矣凡可與華可鑒戒可為民利且
病者一舉目而具夫安得色置一編哉音來人欲得
如恍者百華布列天下予獨不有念于今乎而公在
尚可及局於茲同書為志餘引 嘉善縣志卷五終

